

台湾名家真本

大陆首次发行

# 江湖人

上



独孤红 著  
漓江出版社

# 江湖人

## 上集

独孤红 著

漓江出版社

## 捧 戏 子

“北京城”有它庄严肃穆的一面。

瞧，宏大的砖城，周围六十八里，比周围六十一里的“南京城”，周围四十里的“西京城”都大，算得上第一大城市。

外城，下右至上砖高二丈，堞高四尺，址厚二丈，城顶宽一丈四，共设七门，永定、左安、右安、广渠、东便、广寒、西便，角楼六座，城垛六十二个，堆拨房四十三座，雉堞九千四百八十七个，炮窗八十七个。

内城，周围四十里，址高六丈二，城墙顶宽五丈，分九门、正阳、崇文、宣武、朝阳、东直、阜城、西直、安定、德胜，角楼四个，城垛百七十二，雉堞凡一万一千零三十八个，炮窗一千一百零八。

在那年头，“正阳门”最壮观，也最神气，门分二层，内一外三，形式雄浑，中门常闭，非帝王不得出入。

寻常百姓，连那边门儿都只有瞪眼瞧着的份儿，你走近看看，那些站门的官老爷喝一声，吃不完兜着走！

还有紫禁城，那是禁宫大内所在，百雉连云，万瓦鳞次，九重禁地，千百楼台，甚至金殿禁路，无不玉砌雕阑。

六百年来，数朝兴亡之处，一直列为禁地，寻常百姓是一辈子也别想往里去，就是做梦也到不了那儿。

其他像什么天坛、地坛、社稷坛、先农坛、朝日坛、夕月坛，先蚕坛啦，万寿山啦，多啦！

当然，它也有它轻松，热闹的一面。

不说西郊，不说八大胡同，且说“天桥”。

看！商贾杂技，卖估衣的、算卦的、看相的、摸骨的、戏馆、杂耍、卖膏药的、练把式的，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

多少英雄好汉，多少江湖术士，都把这“天桥”当成了“安乐窝”，说“天桥”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，当之无愧！再往戏园子里看，站在那儿听听！

瞧座儿，里边儿请，萝卜赛梨呀，百合糖瓜子儿！……

乱哄哄，闹嚷嚷，再加上喧天的锣鼓，戏台上的胡琴儿，角儿的唱，台下这个喊儿，那个叫妈，就别提有多乱了！今儿晚上好戏，压轴戏，“穆柯寨”！

整座戏园子挤得水泄不通，座儿满了，站着的比坐着的还多，门外车水马龙，里头万头攒动！

提起这出戏，本不算什么，哪个戏班子都会唱，也都能唱，卖座不卖座，那得看角儿怎么样？

今儿晚上这出“穆柯寨”为什么这么卖座呢？那全因为角儿好，搭配好，角儿是名角儿，红透了半边天的金少楼跟他妹妹金玉环！

提起这兄妹俩，梨园里人人翘拇指，京畿一带可以说是那个不知，谁个不晓，就连拖着鼻涕的小孩儿都知道！

大街上，小胡同里，孩子们你一根棍儿，我一根棒儿，硬说他就是金少楼，举袖子一抹鼻涕，胸脯一挺，眼一瞪，挺神气的，就是被人在脑袋上敲了个疙瘩，腮帮子上来上一下，也不能哭，不能喊，金少楼嘛！

老太太们也是一样，吃饱饭没事儿，抱着烟袋就往戏园子里跑，瞧金少楼，金玉环去！

大姑娘，小媳妇儿就更别提了，迷金少楼迷得是茶不思来饭不想，擦胭脂抹粉，打扮得花不溜丢，整天泡在戏圈子里，泡定了，捧定了。

进了戏园子拼了命的往前挤，香汗淋漓小意思，手绢儿掉了不在乎，只要能多看金少楼一眼，或者是被金少楼多看一眼，哈，今儿晚上睡觉都会笑！

为此，戏台前经常粉拳绣腿来上那么几回，比戏台上的戏还精彩，还好看。

爷儿们捧的是金玉环，包厢，订座儿，金玉环要是一出场，或者是闷帘里一句，谁要不喝个大彩谁就非挨揍不可，喊得慢一点儿都怕吃了亏，那怎么行，今儿个头一声让别人喊了去，金玉环还瞧得见我么？

至于金少楼兄妹俩为什么这么红，学问大了，那可绝不是侥幸，哥哥俊，妹妹美，唱得好，做得好，全好。论文武生，论刀马旦，全是梨园行里第一把！

金少楼还有一手绝活儿，从七八张桌子上一个跟头翻下来，落地身轻，戏台不响，面不改色，气不涌。

更难得是人家背上紧靠着，脚底下那双又是那么厚的硬底鞋，这要没有不含糊的真工夫，绝不行。

这一手只露过一次，是那次“伐子都”，一次就够了，论扮像论架式气度，金少楼成了活子都！

今儿晚上这出压轴的“穆柯寨”，兄妹俩扮夫妻，哥哥是杨宗保，妹妹是穆桂英，那还能不卖座，那还能不满？

茶房不带座儿了，他挤不进去！沏茶倒水免了，看戏的不渴！

卖瓜果梨桃儿，糕饰点心的也不卖了，他既走不了路，

人家也没工夫吃！

手巾把子也不打了，没别的，施展不开，有汗人家宁愿它流，抬手去抹都懒得，还有工夫擦把脸？

如今在戏台上的，是杨六郎手下两员大将，焦赞、孟良，没人瞧他俩，也不知道他俩唱的什么，说的什么？

台前三排好座儿让人包了，包座的大有来头，算算没几个人，坐不了也得让它空着，没人敢碰一下。

头一排左边，坐的是两位衣着鲜明，人品轩昂，气度不凡的公子哥儿，俱是长袍马褂，瓜皮小帽！

别的不说，单看帽顶那颗珠子，就价值连城，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有！

左边那位年纪较大些，说大也不过廿来岁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，一双长眉，一对凤目，人白，白得过了些！身子太弱，也瘦了些，十足的读书种子！

右边那位年纪小些，说小也小不到那儿去，十七八岁年纪，矮小些，也瘦些，但瘦不露骨！

他更白，但白里透红，一双手十指尖尖，欺雪赛霜，柔若无骨，不像男人手，倒像姑娘家的柔荑！

那张脸，娇嫩无比，吹弹欲破，弯弯的两道眉，一对大而圆，眸子像点漆的杏眼，悬胆鼻小巧玲珑，小嘴儿鲜红一抹，要是换件衣裳，准像个美姑娘！

可不是么？瞧，他额角上微有汗渍，后几排的人都闻得见汗香，当他拿手绢儿擦汗的时候，那股子幽香更浓！

敢情有来头的公子哥儿，一天到晚都在脂粉堆里厮混，都喜欢这调调儿，没有一个免得了！

再看前排右边，那儿坐的是一男一女！

男的身材魁伟高大，黑黑的一张脸，浓眉大眼，顾盼生威，不可一世，眉宇间带着些凶暴气！

他穿件长袍，没穿马褂，没戴帽子，一条发辫拖在身后，两隻袖子卷着，两段小臂毛茸茸的，粗壮有力，好不结实。那双腕子，既粗又圆，看样子硬得像铁！

他身边那位姑娘，一身墨绿，高领宽袖的小袄，八幅裙，长短适度，宽窄合身，看纤腰，细得盈握！

那排整齐的刘海下，是张瓜子脸，一双黛眉，一对凤眼，标致绝顶，清丽如仙，不带人间一点烟火气。

这一对儿配在一块儿，令人有老天爷闭着眼瞎凑一通之感，怎么说这位大姑娘她也该坐在左边那两位一块儿去才对！

本来嘛，这么一位美姑娘，伴着半截铁塔，岂不太不相衬？不相衬归不相衬，没人敢正眼看一下，哼一声！

大姑娘她自己都不在乎，香唇儿带着一丝浅浅醉人甜笑，不住指点着戏台跟那位黑大汉低声谈笑着！黑大汉或点头，或答话，看样子是唯恐不周！

再往左后方看，第五排上，也就是那两位公子哥儿的正后方，那儿坐着一位更俊的人物！

他穿一件长袍，有一付颇长的身材，长眉斜飞，凤目重瞳，比那位年长的公子哥儿还俊，也比那年长的公子哥结实健壮，更比那年长的公子哥儿多了股逼人的英气！

要比慑人之威，逼人英气，只有那黑大汉可以跟他比！但那也绝然不同，黑大汉那股子威是凶威，流露无遗，人家这位的威，是英武之威，隐约于眉宇眼神之中！

黑大汉站起来，像尊压人的半截铁塔，人家要是站起来

可就不同了，人家像鸡群之鹤，临风玉树，那么洒脱，那么飘逸，那么倜傥不群！

他坐在那儿意态悠闲，没看那两位公子哥儿，对那位美姑娘也不在意，只不时地向身左瞥上一眼！

难不成身左有更美的姑娘，不，世上没有再比那位大姑娘更美的姑娘了，他身左，过道上，站着几个穿长袍，卷袖口，长像凶悍，腰中鼓鼓的中年汉子！

这几个，行家一看就知道是练家子，而且是高手！

这几个，全神贯注戏台上，神色间似乎有点焦急，可能是等着瞧金少楼，金玉环兄妹等急了！

蓦地，锣紧鼓密，掌声采声震耳，差点没把戏园子屋顶掀了去，台上垂帘掀动，眼前一亮，杨宗保，不，金少楼出来了！

那位小公子兴奋而紧张，瞪大了眼，微张着嘴，拍红了一双娇嫩的“玉手”，令人好不心疼，他却毫不在乎！

大公子哥儿用手碰了碰小公子哥儿，低低说道：“阁下，她呢？”

小公子哥儿没理他！他又碰了一下，问了一声！

小公子哥儿这才转过了脸，两眼一眨动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大公子哥儿道：“我问，她呢？”

小公子哥儿道：“别急呀，还没到出来的时候呢，瞧你，怎么这么没耐性，来都来了，还怕瞧不着人么？”

说完了话，立即又转脸望向台上，那双清致深邃的目光又聚集在一点——金少楼身上！

这时候，那几名凶悍汉子中有一个抬起了手！



座中那位俊汉子两道长眉刚一扬，却见彪悍汉子群中另有一名浓眉汉子把那汉子抬起的手压了下去，低低说道：“别急，还有一个，待会儿两个一块儿收拾！”

俊汉子两道长眉落了下去！

过不一会儿，掌声，采声又起，震耳欲聋，是杨宗保跟穆桂英对阵交锋了，那浓眉汉子一声：“是时候了，老常，你收拾男的，那丫头交给我！”

话落，他跟适才那抬手的汉子同时抬起了手！

就在这时候，俊汉子双眉一扬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对不起，三位，借个光！”

他伸出了手，那只手快捷如电，一下子按住了两只手！

乍看起来，他是想把那两个的手推开，然后好挪身走过去，可是那两个却脸色微微一变，浓眉汉子立即沉脸说道：

“朋友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俊汉子微微一笑道：“别问我，只问二位想干什么？”

这一句，听得那两个跟身后的另几个脸上全变了色。

浓眉汉子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朋友，你是……”

俊汉子冷笑说道：“阁下，别管我是谁这是戏园子，别煞风景地动刀子，要是来个血染戏台，别说前面那两位不依，就是整个戏园子里的人也饶不了人，阁下信不信？”

浓眉汉子两眼暴睁，道：“谁说我要动刀！……”

俊汉子“嘘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别嚷嚷，阁下，要让人听了去，戏园子里马上就会大乱，京畿是块安宁地，乱不得，惊动了“九门提督”那更麻烦，是不？至于是否动刀……”

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我这双眼睛还算亮，袖里飞刀，薄

如柳叶，淬了毒是见血封喉，轻动不得，要不要我替二位拿出来？”

浓眉汉子冷哼一声道：“你试试看！”

俊汉子含笑一声：“我尊命！”

手往下一按，那浓眉汉子闷哼一声手垂了下去，俊汉子手往回一缩，在浓眉汉子腕下一翻，然后扬了起来，道：

“阁下瞧，没错吧！”

他右手拇食二指捏着一柄短小窄薄，一如柳叶的飞刀，刀芒白里泛青，行家一看就知道淬过毒！

浓眉汉子脸色大变，惊怒喝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敢……”

俊汉子一笑说道：“阁下，别紧张，也别那么小气，我不要，也从不喜欢这种能要人命的凶器，还你，拿去！”反手把那柄柳叶飞刀递了回去。

浓眉汉子连忙伸手接过，他接过飞刀，身后一名惨白脸汉子伸了手，往俊汉子肩上就搭！

俊汉子没在意，淡然说道：“怎么？想动手，我要嚷了！”

惨白脸汉子冷笑说道：“你试试看！”

他手没停，眼看就要搭上俊汉子肩头！

俊汉子双眉一扬，笑道：“你也试试！”

翻腕而起，一指头敲在对方腕子上！

惨白脸汉子像是被烧红了的烙铁烙了一下，“哎啊！”一声，皱眉缩手，苦着脸弯下腰去！

俊汉子忙以指压唇“嘘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别嚷，吵人看戏要不得，尤其是看这兄妹俩的戏，谁吵谁倒霉，再说诸位

也不愿意让头排那两位瞧见，对么？”

这句话不算什么，可是这一手吓人，浓眉汉子脸色变了好几变，然后深深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朋友，贵姓，怎么称呼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有劳阁下动问，我姓李，行七，阁下叫我一声李七郎！”

浓眉汉子截口说道：“朋友请跟我们出去一下！”

俊汉子摇头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压轴戏正在好处，我怎么舍得走，更何况是看这种红遍半边天的名角儿，阁下假如想跟我聊聊，等戏完人散后，我不走，行么？”

浓眉汉子道：“是汉子说一句算一句！”

俊汉子道：“当然，这个胆我还有，要不然我就不伸手管这档子闲事了，只是，诸位也请好好看戏，假如还有那位不老实，我敢说刀一定会往头排右边飞，那时候惹了大祸，可别怪我事先没打招呼，明白了么？”

一笑转身坐了下去！

## 惊 奇 才

俊汉子这句话，就像戏园子边上，那个摆地摊的马回回卖的“大刀丸”一样，灵效无比，那几个神色凶悍的汉子，个个发呆，硬是没敢再动。

原因很简单，头排右边坐的那位黑大汉跟天仙般大姑娘，可是大有来头的，要是惹了那两位，尤其是那位黑大汉，那是吃不完兜着走，脑袋非得换个地方放！

台上的戏完了，台下的戏刚开始！

看戏的有不少赖着不肯走，想尽了主意要往后台溜，瞧瞧自己喜欢的角儿去，最好能跟人家聊两句！

那怕只那么两句，在看戏人的心眼儿里，也比跟皇上聊了几句还引为荣宠，一路上可以兴高采烈，回家可以吹，更可以向子孙们夸耀一番！

闹哄哄声中，站着的有的往外挤，坐着的也陆续站了起来，唯有那两位，大公子哥儿跟小公子哥儿仍坐着没动。

小公子哥儿眼望空荡荡戏台，犹在愣愣的出神！

大公子哥儿则皱着眉，一脸的懊丧，那模样儿就像“西厢记”里的张君瑞刚被老夫人赖了婚一般！

头排右边儿，黑大汉跟大姑娘也站了起来，黑大汉巨目微睁，犀利眼神一扫，向着那两位公子哥儿一咧嘴儿，轻笑说道：“瞧那两位！”

大姑娘美目投注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早瞧见了，他二位是捧金少楼兄妹最有力的人士！”

黑大汉笑了，道：“那两位是兄妹，这两位也是兄妹，正好配成两对儿！”

大姑娘轻叱说道：“别胡说，捧戏子无可厚非，着迷的也不只他两位，要谈别的……事情传进‘宗人府’，麻烦可就大了……”

黑大汉倏然微笑，道：“也只有他们怕‘宗人府’……”

一顿，扬声叫道：“喂，二位，没瞧的了，该回驾啦！”

小公子哥儿一震而醒，忙用胳膊碰了碰大公子哥儿，凑近了去，在大公子哥儿耳边低低说了两句。

大公子哥儿这才收魂定魄，忙站了起来，转脸强笑：“怎么？二位也来了！”

黑大汉豁然大笑道：“这敢情好，来的时候是一块儿来的，进了戏园子还聊了老半天，怎么看完戏就全忘了！”

大公子哥儿好不窘迫，涨红了一张脸，只说不出话来！

大姑娘好心解围，嫣然笑道：“两位要不要一块儿回去？”

大公子哥儿刚要说话，小公子哥儿插了嘴，忙道：“不了，我们俩待会儿再回去，还想在‘天桥’逛逛！”

大姑娘浅浅一笑道：“那我们俩先回去了。”

转身往外要走，这时候，从紧靠后排那边抢步走过来两名衣着气派，服饰鲜明的中年汉子，躬身哈腰，小心轻问：

“您，回去？”

黑大汉则仍向着那两位笑道：“二位，逛是可以逛，应记住，可别人回去了，把魂儿留在‘天桥’忘记带回去，懂么？”

大姑娘没理那两个中年汉子，也没听见黑大汉说什么，因为她在转身的时候，一眼瞥见了坐在后几排上的那个俊汉子！

她先是微微一愣，而后惊讶，继而当俊汉子唇角噙笑，也望向她，四目交投那一刹那，她有点像触了电，轻微一颤，忙收回了目光！

黑大汉转过身来瞧见了，忙问：“怎样了？谁？”

大姑娘轻轻说道：“纳容兄妹身边什么时候添了这么个人？”

黑大汉抬眼凝目，俊汉子身边那几个凶悍汉子，只当黑大汉是望向他们，忙躬身哈腰，不安地陪上了笑：“泰爷，你好？”

黑大汉理都没理他几个，浓眉微扬，轻喝说道：“好俊逸的人品……”

脸色忽地微微一变，道：“他怎么样，瞧你了？”

大姑娘神色微惊，娇靥微红，忙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了，没有，别胡说！”

黑大汉冷哼说道：“谅他也不敢……”

脸色又是一变，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见了我居然还大模大样的坐着，我要问问他这是谁教给他的规矩！……”

大姑娘忙伸皓腕，那欺雪寒霜，柔若无骨的玉手往黑大汉胳膊上一落，既惊又羞，急道：“别这样，也许我弄错了，人家不是他兄妹身边儿的！”

只这么一拦，黑大汉变成了绕指柔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便宜了他，咱们走！”搀着大姑娘往外走！

大姑娘扬着螭首，整着娇靥往外走，也不知道怎么回

事，心儿像小鹿儿乱撞，砰砰然跳得厉害！两个中年汉子在前面开道，他两位走了！

那空荡荡的头一排，只剩了那两位公子哥儿！

小公子哥儿推了大公子哥儿一下，道：“哥哥，你在这儿发什么愣呀！”

大公子哥儿皱着眉道：“她怎么连瞧也没瞧我一下！”

小公子哥儿两道细细的眉往起一扬，道：“别说了，提起来我就有气，他出来的时候，我拍手拍得比谁都响，也喝了好几声彩，偏偏他像块死木头，走，咱们到后台问问他去，是瞎了还是聋了！”他拉住了大公子哥儿的袖子。

大公子哥儿一惊，忙地一挣，道：“要去你去，我不去！”

小公子哥儿圆睁着一双星目，微愕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大公子哥儿红了脸，摇头啜嚅说道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，我，我不想去！”

小公子哥儿眨动了一下星目，道：“不想去，天知道，别是不敢去吧，哼，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家，怎么连我这女……连我都不如，你要是怕你这弱不禁风的身子挨不起人家一指头，有我呢，我给你挡，这个都怕，别的你还想什么？说，你去不去？你不去我去！”

大公子哥儿忙道：“阁下，咱们别惹人家行么？咱俩是怎么出来的，你就不知道人的嘴有多快，万一传进爹耳朵里，都还得了，你没关系，我就惨了，做哥哥的不把妹妹往好处带，先一顿训斥，然后书房里一关三天，那滋味儿我是怕定了！……”

小公子哥儿想笑，但他没笑，脸一扬，道：“百无一用

是书生，真没错，昂藏须眉七尺躯，偏长了一颗鼠胆，怕也行，当初你就别迷呀！”

大公子哥儿脸一红，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我！我跟你不一样，那能像你，厚着脸皮往前凑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我不……”

“好哇！”小公子哥儿两颊生酡，美极娇煞，一跺脚道：“你敢说我脸皮……看我以后还帮你不，下次你就别再想往外溜了，我先回去了！……”

霍地拧腰转过了身，两眼忽地一直，“噢！”地一声：“你们……”

大公子哥儿也瞧见那几个汉子了，一惊忙低低说道：“妹妹，他们怎么也来了！”

小公子哥儿一扬眉，喝道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那浓眉汉子忙走了过去，一哈腰，陪笑说道：“二格格，您……您二位这么出来，小的几个不放心！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小公子哥儿叱道：“两个这么大的人，还会丢了，还会让人拐了去不成，外城这块地方我比你们都熟，说，谁叫你们来的？”

浓眉汉子忙道：“二格格，回您，这不怪小的几个，是福晋叫小的几个跟出来暗中护卫，您二位千万开恩……”

小公子哥儿道：“王爷知道么？”

浓眉汉子忙道：“回您，福晋没敢让王爷知道！”

大公子哥儿神情为之一松，暗暗吁了一口气！

那位西贝小公子哥儿端起了架子，“嗯！”地一声点头说道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两个马上就……”

浓眉汉子忙道：“二格格，福晋交待过，让小的几个接



您二位一块儿回去。”

西贝小公子哥儿脸一板，道：“怎么，我说的没用？”

浓眉汉子忙陪笑说道：“您明鉴，小的不敢，小的天胆也不敢不听您的，只是……只是福晋已替您二位瞒了，万一惹她生气了……”

西贝小公子哥儿忙一摆手，道：“别啰嗦了，我两个这就回去！”

浓眉汉子一哈腰，道：“谢谢您！”转身就要向后招呼。

西贝小公子哥儿一眼瞥见了俊汉子，一怔说道：“好俊逸的人品，这是谁呀，瞧见了么？哥哥，你平日自夸内城里找不出第二个，瞧人家，这才是须眉男儿俊丈夫，你该自叹不如，黯然失色了吧！”

大公子哥儿也瞧见了，他有几分羡慕，也有几分忌妒，心服口服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什么了不起的，只不过个头儿比我高大了些……”

他两个是低声说话，谁知道人家俊汉子听见了，往起一站，含笑说道：“多谢二格格夸奖，比起贝勒爷这富贵……”

西贝小公子哥儿“噢！”地一声道：“你听见了……”

俊汉子含笑说道：“骂我的话可以听不见，夸我的话还能听不见么？”

西贝小公子哥儿“噢！”一声笑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……你怎么知道我是二……二格格？”

俊汉子一指那浓眉汉子，道：“这位称呼您的时候我听见了……”

那浓眉汉子叱道：“我呀我的，好没规矩！”

俊汉子笑了笑道：“阁下要弄清楚，诸位是贝勒爷跟二